

新 / 世 / 态 / 系 / 列 / 小 / 说

晚

儿们

肖尹宪 / 著

昆 仑 出 版 社

朕

儿
们

肖尹宪 / 著

昆 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腕儿们/肖尹宪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9(“新世态”系列小说)

ISBN 7-80040-423-4

I. 腕…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078 号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7.625

字数: 338 千字

定价: 24.00 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绝路逢生

1. 你别考虑钱，只管拍戏 (1)
2. 跟你说，我可不是省油的灯 (9)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8)

第二章 珠连璧合

1. 西方歌舞厅有“人妖” (29)
2. 情哥情妹情意长 (40)
3. 生死之交 (47)

第三章 逼上梁山

1. 爱是不能忘记的 (58)
2. 你不走，别人没法工作 (67)
3. 再也不干割地赔款的傻事 (81)

第四章 峰回路转

1. 他睡着了，他失眠了 (90)
2. 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对话 (99)
3. 先借给你二十万 (110)

第五章 城下之盟

1. 我的精神快崩溃了 (122)
2. 雾里看花 (131)
3. 城头变换大王旗 (140)

第六章 合纵连横

1. 这个人不能合作 (150)
2. 台风袭来 (159)
3. 干妈认个干儿子 (167)

第七章 金钩钓鱼

1. 空袭警报？假的 (177)
2. 骗谁 (187)
3. 他钓咱们，咱们不会钓他 (196)

第八章 山重水复

1. 搞影视，咱们谁懂 (205)
2. 你们他妈的添什么乱 (214)
3. 公司的前途我不想谁想 (222)

第九章 风云乍起

1. 我又没卖给你 (232)
2. 你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244)
3. 这茶不知是什么滋味 (254)

第十章 借花献佛

1. 这五万值不值 (263)
2. 人到倒霉的时候喝凉水也塞牙 (272)
3. 我是你肚里的蛔虫 (280)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

1. 他预感到将上演一场活剧 (288)
2. 追寻美国梦真不知是他妈
什么滋味 (298)
3. 不大刀阔斧的整顿，行吗 (306)

第十二章 小试牛刀

1. 逗逗大陆仔的钱，小意思啦 (315)
2. 是你们请我来的 (324)
3. 大悲大喜的一夜 (331)

第十三章 形势突变

1. 她是沙家的福星 (341)
2. 你们根本不信任我 (349)
3.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359)

第十四章 动荡之夜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68)
2. 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376)
3.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385)

第十五章 天下大乱

1.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96)
2. 她是个王八蛋 (405)
3. 和尚镇翻了天 (413)

第十六章 渔人之利

1. 大陆影视圈有这样的雷锋吗 (422)
2. 这小子没猫腻，谁信 (428)
3. 把他控于掌股之中 (435)

第十七章 内外勾结

1. 天雷，你好哇 (445)
2. 他想干什么 (454)
3. 比汪精卫还坏，比江青还坏，
比林彪还坏 (464)

第十八章 小人得志

1. 再次发生八级地震 (475)
2. 这把鼻涕怎么也甩不出去了 (486)
3. 新官上任三把火 (494)

第十九章 四面楚歌

1.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502)
2. 汤浇蚁穴 (509)
3. 聪明反被聪明误 (518)

第二十章 长歌当哭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29)
2. 收获希望也收获疑惑 (539)
3.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546)

第一章 绝路逢生

1. 你别考虑钱，只管拍戏

他疯狂地叫了一声。

世界似乎都消失了。随着他近于死亡一般地喊叫，一股生命的泉水喷泄而出，好像把他的五脏六腑也连带着扯出了躯体。他疲惫极了，如同刚刚从桑拿浴室里走出来，从头到脚都沁满了细密的汗珠。终于，惟一支撑着身子的左肘也软塌下去。

传来了秋虫的啁啾。

陈天雷仿佛一下子被唤醒，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刚才的抽动和喷泄所失去的一切现实，现在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月光透过窗子，透过院落里那一排高大的菩提树枝叶，斑斑驳驳地投洒到他的身上，像是铺了一床花被，遮挡住了他那一身虚胖的肉体。他讨厌菩提树。当初小区物业管理处种的时

候他就反对，但是没用。树还是种了，并且疯长着，几年的功夫便像伞一般撑在了院子里，撑到了他家的阳台上。

“你今儿是怎么了？”

林辉推了他一把便起身去了卫生间

是啊，今天自己是怎么了，难道是那一针的魔力？不像。因为有人告诉他那种针打得多了就会丧失性欲。这是一个叫闫梧桐的女人告诉他的。这个女人早已经离他远去了，但是每到他情不自禁给自己扎针的时候，闫梧桐的话就会像咒语一般在他的耳边回响。响归响，陈天雷还是忍不住要把那个针头攥进自己虚胖的肉里，去享受那亦幻亦仙的快乐。从他开始嗜好打这种针，他便不再有性欲。记得最后一次跟林辉亲密，好像是三年前，也是一个秋夜。那天晚上，他只觉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把他的心揪下去一半，在那个太阳的窝里营造了一个湿润的小巢，埋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后来结出了他和林辉的爱情之果。陈天雷给这个小生命起了个充满希望的命名：种籽。从那以后，陈天雷真的再也没有体会到创造生命的快乐。他已经很久没有尝到当男人的滋味了。今天是怎么了，他说不清。管它呢！世界上本来就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事情有一种神秘感，诱惑着人们去猜想、去揣摩，去进行各自认为合理的解释，那也是一种乐趣。

风儿吹得窗外的菩提树叶飒飒作响。

此刻听到菩提树叶的响声，陈天雷的心情竟然产生了一种十分莫名的快感。都说是种下菩提树，不怕招不来金凤凰。果真如此。他陈天雷春天“种”下了自己的菩提树，这棵菩提树他起名叫做“菩提影视公司”。从公司开张亦即树种下地，他便浇水施肥，生怕它旱死，也生怕它涝死。可是半年过去了却没有一只凤凰鸟在他的菩提树上搭窝下蛋，连一粒凤凰屎都没

粘上。他急得发疯。甚至顾不得斯文到处去找那些兜里揣着大把大把钞票的款爷们，在他们的面前装三孙子，渴望着他们能从 xo 的瓶底里省出点酒星来，浇到他的菩提树下。然而，没有人瞧得起他头上那顶“国家一级作家”的红帽子。什么“一级”“二级”的，一文不值，不过是糊弄知识分子们的空名而已。求告无门的时候，连最能让他忘记一切烦恼的针也无法使他解脱了。看着公司里那帮职员们的眼睛，分明流露出来的都是疑惑的目光。越是这种时候，办公室主任侯也夫还偏偏像催命鬼似地汇报：

“天雷，池田杏又来电话催款了。”

“天雷，池田杏说要是钱再不到位，招待所就要把摄制组赶出去了。”

“天雷，摄制组里的人好像觉察出没钱了，私下里串通着准备罢拍呢！”

在侯也夫打来的电话汇报中，陈天雷最不愿意听又不得不听的就是关于池田杏带的那个摄制组的消息。侯也夫可不管他是什么心情，尽职尽责地有闻必报。起初，陈天雷还让侯也夫告诉池田杏，款正在筹，进展大大的、前途光明的，让她努力把戏拍下去；后来，他干脆告诉侯也夫说：“池田杏要是再来电话就对她说我不在，出去谈判去了。”

把池田杏派出去带着一个摄制组到九华山拍戏，是陈天雷的决策。当初，他自视天赋甚高，大旗一竖不怕招不来入伙的寇。前些年他在电视台当副台长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那时，他陈天雷的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凭着一股闯劲把旗一竖，便操作了《武林传奇》系列电视剧，滚雪球似地一口气拍了一百二十集。虽说这个戏打得不香不臭，毕竟闹了个口袋发烫，乐得台长、厅长脸蛋子开花。钱这玩意儿，真是他妈的说来还真的

就呼啦啦地来了，多到不雇人倒垛都快发霉的程度。可如今是怎么了？他还是他，这旗都竖了快半年了竟然没有招来一只傻鸟上树垒窝！他有点后悔，不该旗子一竖就让池田杏拉组上戏。可是后悔有什么用？摄制组百十来号人马从全国各地云集九华山，开机酒喝了、香烧了、头也磕了，偏偏拍戏的钱没有到位。这种吊在半空中上没有抓头、下没有蹬头的险情他还从来也没有经历过。

“你今天是怎么了？”林辉回到他的身边。

“疯了！”

“急有什么用？急又急不来钱。”

林辉以为陈天雷是因为筹不来拍戏的钱而“发疯”的。其实，林辉错了。陈天雷这一回疯狂，全是因为他的菩提树终于招来了一只肥硕的大凤凰，兴奋的。钱，如今比他用来提神的针还他妈的能带来刺激！正是因为在他本来几乎要崩溃的神经里注进了那个答应投资的大款的钱，陈天雷才一下子亢奋到了极点。那根软塌得扔在乱草窝里的臊茄子才突然肿胀得发紫，使他雄性勃发，如同野兽一般去实现对世界的占有。此刻，他甚至想喊三声：人民币万岁！不过他没有喊。不是他不敢喊，也不是因为现在是深更半夜。他陈天雷怕什么？这个世界上好像还没有能让他害怕的，不管是人是鬼还是狼豺虎豹。那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喊着“踢开党委闹革命”，树起一杆旗造了反。没风光上十天，他便被工作组拔了旗，扣上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大和尚山去劳动改造。在劳改农场，他听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了文章，说是有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第一个喊着“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纠集一帮“反革命分子”杀回了省城。不过，这次他没有再竖旗，而是咬草根眯了下来，旁观那帮傻小子们放枪放炮。

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闹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正常了，中央里恐怕有鬼，这个鬼就是“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他想到这个人就害怕，生怕说多了小命就没了。但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使他一下子感到自己并不孤立，虽说清明节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可是那堆干柴里还有火种。他自信历史的重担将要落到自己的肩上，时势就要造就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这个大英雄不应当是别人，必须是陈天雷。于是，在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天，陈天雷隐居十年终于出山，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结果可想而知，几乎是在这个口号喊出口的同时他便被革命群众揪着头发、反扭着胳膊送进了公安局。所幸的是这次他在局子里呆的时间不长，三十天后他便戴着红花走出了监狱。他成了英雄。他的胆识使他获得了“陈大胆”的绰号。现在，这个绰号却没有给他多少甜头，反倒差点让他栽个大跟头。经济大潮的浪头跟政治大潮的浪头不一样，那个时候只要鼻子的嗅觉灵敏，政治觉悟就能高上去，秘诀是他琢磨了建国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之后得出来的，而且只有一个字：左。只要你“左”，你就可爱，那怕是左得幼稚、左得偏激，你也会吃上香饽饽。现在不同了，鼻子再灵、脑瓜再活，没有钱便寸步难行！政治大潮呛了水，付出的只是声誉；经济大潮要是呛了水那就难说了，连命都得搭上。他当初竖起“菩提影视公司”这杆大旗的时候，踌躇满志，绝没想到会有什么东西能够难住他陈天雷。他对池田杏说：“你只管拍戏，钱由我来运作”。为了表示自己的确财大气粗，他一下子把自己十多年的积蓄全部掏了出来，池田杏舔着舌头点了点，一共是五十万整。这笔钱做一部电视剧的启动资金是足够了，于是便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始向全国招兵买马，并且风风火火地把摄制组拉到了九华山外景地。然而出乎陈天雷意料的是牛皮吹了钱却没

有“运作”来，他的脸一下子便丢了，丢在全国影视界同仁面前。他心里升腾起一股烧心烤胆的烈火，嘴上起了蚕豆大的一个燎泡。他终于明白了，在经济大潮的浪头冲击下，也得学会咬草根眯着，也得学会保密，学会不到把事情办得四脚落地绝不轻易张扬。于是，这次他抱住一位老板的大腿的事便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躺在自己身边、把他侍候得浑身麻麻酥酥的老婆也不能说，因为那钱毕竟还只挂在那位大老板的嘴上，还没有进到自己的兜里。

偏偏在这个时候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

往常，陈天雷都是在兼做书房的房间里睡觉的，所以电话也设在那里，只要铃一响连被窝也不用出一伸手就能抓着。今晚上因为他跑到林辉的房间里颠山倒海才不得不爬出被窝去接这个来的不是时机的电话。

“谁这么讨厌，这个时候还来电话？”

“池田杏。”

“别理她。”

“啧，你别管。”

电话还真是池田杏打来的。陈天雷一拿起听筒便从第一个字的声音里辨听了出来。她的声音与任何女人的声音不同，没有一丝一毫的嗲声嗲气，每一个音节里都透着一种不容人轻视的傲气，就如同她这个人一样，第一眼就会被她的气质所征服。

“天雷吗？你是没睡呐还是刚醒？”

“刚醒。”

“你好福气呀，还能睡得着！我已经是三天三夜没睡了呀。你晓得吗，我在这里撑着一个摄制组，那叫一百来号人哩！今天我算了一下，已经欠人家招待所住宿费和伙食费八万块钱

了。你总不能让我再这么唱空城计。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干脆停机算了，这种骗人的事我再也干不下去了！”

“老池，你听我说……”

“我听你说的已经够多了。”

“那就再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哪次你不这么讲？过去，我们干《武林传奇》系列剧的时候也没难成这样。没钱就开机，那会儿有电视台这块牌子挡着，天塌了也有个能顶着的。现在你让我顶，我顶得住吗？如今不是头两年了，朋友们可以不要钱也来白帮你，现在什么都讲钱，没有钱就是亲娘老子也不会白给你干！”

“跟你说，我搞到钱了！”

“真的假的？”

“真的！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大老板，他准备投资。”

“还是个‘准备投资’！这种‘准备’从打开机到现在都一个来月了，换了三茬大老板，哪个也没‘准备’成！”

“这个和那几个没法比。这个是真有钱。跟你说，他去年光泡夜总会、洗桑拿、蹲酒楼就甩了二百万！钱对他来说就跟擦屁股纸一样。你不信？开始连我也不信。后来，我去‘西方歌舞厅’一打听，人家说是真的，还把他当财神爷供着呢！我跟你说，困难时期过去了，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安心拍你的戏吧。”

“我关心的是钱什么时候到位。”

“明天，那个大老板就到公司来谈。明天下午，最迟明天晚上我就告诉你准信儿。你那儿的账号不是 0864315953511 吗？！我记着呢，谈完了钱就汇进去了。”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我挨过你三次涮了！”

“此一时彼一时嘛。再说，我能涮你吗？我自己还有五十

万套在里边，涮谁我能涮我自己？”

“那可说不定。你要是犯起傻来照样自己涮自己。”

“这次不会，我疯了？！”

“你疯没疯我怎么知道？反正我把话撂这儿了，一个星期之内要是再不把钱汇过来，这个组就散。散也没那么好散的，一百来号人都会跑到金城跟你要钱去，反正合同我已经跟他们都签了，你掂量着办吧！”

“你再给我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我如果说话不算数，你乐意咋办就咋办。只怕到那个时候我拿鞭子赶都没一个乐意走的。你别看组里那帮星啊腕啊的嘴上唱的好听，什么‘为了艺术献身’呐，扯蛋！全他妈是些只认钱当爹的三孙子，你问他们不给钱他们谁还为了艺术？行啦，你就擎等着好吧，看我怎么让他们甜得发腻地一口一个陈总地叫吧！老池，记住我的话，别考虑钱只管拍戏。听着没有？”

电话那头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回音。

陈天雷看看听筒，没出声地骂了一句：“妈的，这个娘们儿！”他摔下电话看了看表，才四点钟。再过两个小时才亮天。公司办公室主任侯也夫安排的与那个救命恩人会面的时间是上午十点，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窗外的阳台上垂着的那盆三角梅，叶子是黑绿黑绿的，花是黑紫黑紫的。对面那幢楼有扇窗子里的灯一下子亮了，隔着窗帘看不见那家的主人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想到这儿陈天雷不禁苦笑了一下，兴许别人也在疑惑我的灯为什么这么早就亮了呢！每盏灯光下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有喜有悲有哀有愁，就像自己一样。他不由得在心里嘀咕了一声，但愿我的故事是个大喜剧，到那时我陈天雷就可以向省电视台、省广播电视厅、北京的那帮同仁、全国的那些哥们儿们大喝一声：看，

这就是不死的陈天雷！

2. 跟你说，我可不是省油的灯

池田杏放下电话，心里挺不是滋味。

虽说她是一个老女人了，可近六十花甲了竟然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看上去就跟年际四十的半老徐娘一般，依然透着些姿色。她知道年龄不饶人，于是在穿着打扮上颇下功夫，样式完全由自己设计，而色彩绝对只在藏青、竹白和砖红三种颜色中进行搭配。那微微发福的但是保养得极好的身材，背不驼腰不弯，两只眼虽然很大，但却是单眼皮。她从不施粉黛，也不佩任何首饰，就凭着一种叫人看一眼就感到的那种灼人的大家闺秀的高傲气质让你在她的面前先矮下去三分。

如今，她是一个名叫《猛男痴女》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主任，统帅着百十来号人马。可没几个人知道，她这位号称剧组财神爷的老佛爷兜里竟然没有钱。没有钱还要拍戏，她面临的就是这么个难题。

《猛男痴女》摄制组住的招待所在山上，位置绝佳到站在楼顶上可以一扫九华山数十座散落在山坡、山垭、山沟里的庙宇。这里的庙极有特色，没有北方少林寺那种金壁辉煌的皇家气，而颇似徽南山区俗家民宅的平民气概。那些白墙黑瓦似乎于民居的大殿群落依山势而筑，有的形成个凹字形的院落，有的干脆排成个一字形的阵式。通向它们的道路完全是一条条青石砌成的台阶。进山朝圣的香客花花绿绿的点缀在石阶上，掩映进竹丛中，把一座座庙宇折腾得如同失了火一般包围在一团